

編註：今年是中華書局百年誕辰。作為中國出版界「百年老店」之一（另一個是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經營史也可以看成為近代中國文化的微觀史，但有關中華書局的文獻著作卻不多。即將出版的文集《百年承傳——中華書局百年紀念》，收錄了十幾位在香港高校和文化機構任職的專家學者的論文，試圖從經營、人物、雜誌介紹等不同角度，填補學術研究的空白。

本文節錄自該文集編者、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所著的導論一章。以時間為順序，讓讀者得以對中華書局的出版狀況和歷史有粗略的了解。

文：周佳榮

# 中華書局百年史略



■位於九龍北帝街（今炮仗街75號）的中華書局印刷廠



■中華書局於油麻地門市部

## 一、民國時期的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成立於1912年元旦，由陸費逵（伯鴻）、戴克敦（懋哉）、陳寅（協恭）、沈頤（采山）、沈繼方（季芳）創辦。1913年，沈知方（芝芳）加入。陸費逵任局長（後改稱經理），沈知方任副局長；范源濂、戴克敦、陸費逵、舒新城等，先後出任編輯所所長。

中華書局從創辦時起，就以編印教科書作為業務重點，提出「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的口號，成為商務印書館的競爭者。最先出版的是「中華教科書」，並以其民國國旗圖案迅速佔據了大部分教科書市場。其他出版物，包括：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文學、歷史、哲學等各科專著；古籍和碑帖書畫；譯著和外國書籍；兒童圖書和普及讀物；以及《中華教育界》、《大中華》等雜誌多種。論者已予指出：「中華書局是辛亥革命的產物，一開始就積極投入到近代中國文化建設中去，以高品位、高質量的圖書刊物奉獻給廣大讀者，享有很高的聲譽，對我國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28年，中華書局聘舒新城為《辭海》主編；1930年，舒新城任編輯所所長兼圖書館館長、函授學校校長。1930年孔祥熙任董事長後，中華書局大量承印國民政府有價證券和小額鈔票，印刷業務的發展，更進一步。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編輯業務受到嚴重影響；這年11月，陸費逵赴香港設立香港辦事處。1938年1月，資方宣告停業裁員，上海總公司及印刷所、編輯所部分職工轉赴大後方及香港復工；原先印鈔部的業務，轉移至香港分廠。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華書局在滬兩地的大量物資都被劫走，損失慘重。1942年2月，中華書局於重慶成立總管理處，繼續在內地編輯出版圖書；1946年6月，中華書局總管理處由重慶遷回上海。

中華書局自辦印刷廠，除印刷本版書刊外，還承接國內外各界印刷業務，包括債券、證券、鈔票、商標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中華書局引進了國外現代化印刷機器，其印刷設備和技術，當時在國內以至東亞地區，是較為先進的，彩印業務更是全國第一。發行所還兼營國內外儀器文具，並自設中華教育用品製造廠。中華書局圖書館有藏書五十餘萬冊，各科專著和教科書、參考教材，以及報紙、雜誌均有收藏。

## 二、共和國時期的中華書局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年11月中

華書局與新華書店、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等四十六家出版社成立聯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學教科書。1952年，中華書局編輯所遷至北京，在京設立排版所，在滬設留滬工作組。1954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華書局公私合營籌備處；5月1日起，實行公私合營，改變了原來的私營經濟性質，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1958年，文化部決定，中華書局為整理出版中國文、史、哲古籍並適當出版現代作者有關文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著作的專業出版社。5月，金燦然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積極組織力量，落實古籍出版規劃中的重點項目，先後主持制定了「二十四史」和其他一些重要古籍的整理方案，組織和領導了《永樂大典》、《冊府元龜》、《全唐詩》等重要古籍的出版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編輯出版業務陷於停頓。1971年，中斷了五年的「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得以繼續進行。

1979年8月，國家出版局宣佈中華書局恢復「文化大革命」前的建制，設編輯部、出版部、經理部，編輯部設古典文學、古代史、近代史、哲學、歷史叢書、《文史》六個編輯室。據初版統計，至21世紀初為止，中華書局在共和國時期出版的古籍有一千四百多種，以學術、整理和普及古籍、文化傳承為其特色和貢獻。

## 三、中華書局在香港的發展

中華書局在香港設立分局是在1927年5月。1933年，在香港九龍馬頭角建印刷分廠，佔地十七畝。1937年抗戰開始後，陸費逵即於11月赴香港設立香港辦事處。翌年上海印刷所停業，有十餘人到香港印刷廠復工。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在九龍逝世。同年年底日軍佔領香港，中華書局的情況略如前述。1950年中華書局在香港設海外辦事處。1951年，在香港編輯出版「中華通俗文庫」、《新中華叢報》和《小朋友》。「文化大革命」期間，內地出版大受影響，香港中華書局在印行古籍方面作出了貢獻，例如《太平御覽》和「前四史」等都在香港出版。

1980年，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其前身是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和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1981年，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香港總管理處成立。1988年7月，中華

書局香港分局在香港註冊，成立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同年9月1日，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在香港成立，擁有十五家成員機構，包括香港的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等。

香港中華書局在中國歷史與文化方面，出版了幾套大書，值得注意的有中國國家博物館編《文物中國史》八卷、《二十五史新編》十五冊；關於近代中國史事和人物的著作，為數不少，胡勁草、錢鋼著《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和香港電台編《百年留學》記述中國人海外留學史。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著作，除馮天瑜、張篤勤編著《辛亥首義圖志》外，蔡思行、彭淑敏、區志堅編著《辛亥人物群像》及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都具代表性。

「九七回歸」以來，香港研究漸受重視，近年來香港中華書局注意及此，出版物已有可觀。陳昕、郭志坤主編《香港全紀錄》二卷，以編年體裁及用新聞報道的形式，記載香港自古至今1997年中所發生的大事、人物活動及軼事珍聞等，有如香港歷史的百科全書。此外還有圖解類型的著作，如周子峰著《圖解香港史（遠古至1949年）》。專著著作方面，有劉智鵬、周家建著《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葉靈鳳的香港史著作合編為《葉靈鳳香港史系列》，於2011年出版。

香港中華書局為了紀念成立一百周年，於2012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選錄了幾位名家的作品，計有林行止的《四時山色》、董橋的《舊日紅》和劉紹銘的《藍天作鏡》。這套叢書的〈出版說明〉說：「百年之間，物換星移。國家有盛衰，政權有更替，人物有升沉。風起雲湧，多少英雄，如今安在，但出色的文章，卻能跨越時空，一代又一代地流傳下去，一次又一次地感動讀者。」人物與書局，圖書與讀者，構成中華書局的百年圖景。



■中華書局論文集



■由中華書局承印、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壹千圓紙幣

## N城記：上海/北京

文：小蝴蝶

## 《天南》雜誌佈下「謎案」

1949年的中國解放了，文學卻被裹了足，文藝界上下，從結社到出版都受到了嚴厲管制。儘管，在八零年代，許多文學雜誌重新出版，但背後的勢力，還是國營出版社、文聯、作協這些官方機構。近幾年，獨立文學雜誌逐漸出現，在與限制宣傳的政令過招的同時，他們也在暗中修煉自己的風格。文學雜誌《天南》為了迎合最新一期的主題，在靜安別墅的獨立書店，聯合星期天讀書會舉行了「偵探小說朗讀會」。

《天南》創刊於2011年4月，策劃人歐寧將原本的書評雜誌改為目前的文學雙月刊。不同於八零後一代主編的《鯉》和《獨唱團》，這本雜誌不抒情，也不玩戲謔和無厘頭，正如它的英文名「Chutzpah!」（來源希伯來語，意為無所顧忌和打破常規的行為），它更像是一本前衛的藝術雜誌，每期的「特別策劃」都具有衝擊力，看看目錄，就有被「刺瞎雙眼」的感覺。它的第四期特別策劃「情色意象」，不知以何種方式逃脫了被審查刪稿的命運，刊發了喬治·巴塔耶的亂倫情色作品，而它的上期策劃更過分，叫作「革命」。

本期的特別策劃是「謎案（uncrackable cases）」，噱頭十足，文學性更濃厚，封面是血紅色背景上的一頂福爾摩斯帽子。朗誦會邀請了作家王稼駿、路內、張怡微，還有活躍在上海本地的書評人btr和俞冰夏來一起討論偵探小說。其中，王稼駿的發言「一個推理小說家的吐嘈」特別有趣。這位苦大仇深的作家先是抱怨這種體裁寫起來實在累人，因為推理小說要以情節與結構取勝，必須推陳出新，才能寫得有意思，這種無法自我重複的寫法，在實際創作中非常緩慢艱難。

可氣的是，推理小說的題材在國內屬於「敏感話題」，在寫作時有諸多雷區，不能跨越，這或許也是國內推理小說一直不好看的原因。這位小說家直言：「在中國寫推理小說一定要記住：領導不能寫，色情暴力的不能寫，恐怖血腥的不能寫，真實地名不能寫，真實事件不能寫，偵探最好不要寫，警察不能亂寫。所以我們看到的原創推理小說大多數是太監版，書店裡那麼多國外引進大師所寫的推理小說就好比是帥哥，太監和帥哥放在一起，毫無好處可言了。」

「太監」的比喻絲毫不為過，根據這位小說家的吐嘈，即使是寫好的稿件，也要被一次次閹割：寫得現實一點，出版社的領導說你太寫實了，影響和諧社會；把兇手隱藏得深了，說線索給得太少，不公平，欺騙了讀者；把這些都搞定了，說你沒有人文關懷。終於全都有了，實在沒話說了，就說你和某個大師的作品撞車了，核心詭計很相似。最離譜的是有一次，出版社讓他將一個死去的人物寫活過來，理由是這個人沒有死的必要，當時他暗暗罵了句「瑪勒隔壁」，還是妥協了，只有在某個夜深人靜的夜晚，把兇手替換成主編的名字。

本次誦讀會來的讀者，大多是偵探小說的鐵桿粉絲，人手一本拿的全是翻譯作品。通俗文學興盛與否，往往能反映文學生態的健康程度，想想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在英國何等風光，就連祖師爺愛倫坡如今都已在美國走出了通俗文學的定位，被抬到了現代主義的高度。對比我們

「戴着鏢鏢跳舞」的偵探小說家們，不免令人唏噓。此次《天南》作了專號，還不吝字數，登出專文《推理小說160年》，總算讓這個文體在正路上揚眉吐氣一回，只是以後的氣數如何，全得看造化了。



## 要刊書事

圖、文：Cate

### The Guardian 《衛報》24/05：

專欄作家James Smythe最近正開展一個書評系列，即按照出版日期的順序，將美國驚悚小說家Stephen King的小說逐個重讀。第一篇書評，Smythe讀的是Stephen King於1974年發表的處女作《Carrie》，這本書一上市便成為暢銷小說，並迅速被改編成銀幕大製作，主演是Sissy Spacek。據說，當初King對書稿頗不滿意，甚至將之扔進垃圾箱，後來是他的太太反覆勸說，他才將書稿寄給出版社。Smythe在這本書中，發現作家早期寫作風格的形成特徵。接下來，Smythe會評論King的第二本小說《Salem's



Lot》，一個有關吸血殭屍佔領美國一個小鎮的故事。

###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網絡版 25/05：

自從喜劇演員、作家兼電視明星的Tina Fey成功出版傳記以來，一系列的喜劇演員紛紛寫書效仿，希望名利雙收。書評家評論了幾本傳記的寫法，他們的事業發展與Tina Fey有相似之處。比如作家兼情景喜劇The Office的演員《Mindy Kaling》，將在今年主演自己的新劇，最近她出版自傳《Is Everyone Hanging out with Me?》書評人覺得可讀性很高，但仍稍嫌膚淺。相比之下，另一位周末夜間劇演員Rachel Dratch的新書《Girl Walks into a Bar》則更有深度。最受書評家推崇的，是Michael Ian Black的自傳《You're Not Doing It Right.》作者的回望和總結中帶着黑色幽默，也對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了一定的坦白。



### The Economist 《經濟學人》11/05：

由出版人引領讀者口味的時代已逐漸淡去，現在的潮流是讀者教導出版。有出版業分析人員指出，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口耳相傳的速度增加，使得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一夜成名的機會增加。要知道，在上世紀80、90年代，暢銷書榜的名字幾乎永遠是被大牌明星作家如Stephen King等人所左右。今年奧斯卡獲獎影片《The Help》，一個有關黑人人家僕和白人家庭的故事，也因為民間讀書小組的推波助瀾而令其暢銷。出版人紛紛表示，現在讀者選書的口味比之前更加多元，因此令出版機構非常被動，他們的態度更加謹慎，甚至縮小讀者範圍以觀其變。



### Time 《時代》28/05：

第65屆美國國務卿克林·鮑威爾是美國歷史上官位第二高的人，僅次於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出版不久的自傳《It Worked for Me》中，坦露出當年參選美國總統而經歷的各種變故，但依然強調自己的軍人身份，並不承認有任何的政治野心。在書中，他也對提倡實施多邊主義的鴿派觀點堅信不疑，仍然相信美國軍隊在整體上的自律。但他對於戰爭帶來的任何一方的死亡仍表示深深的悲痛。

